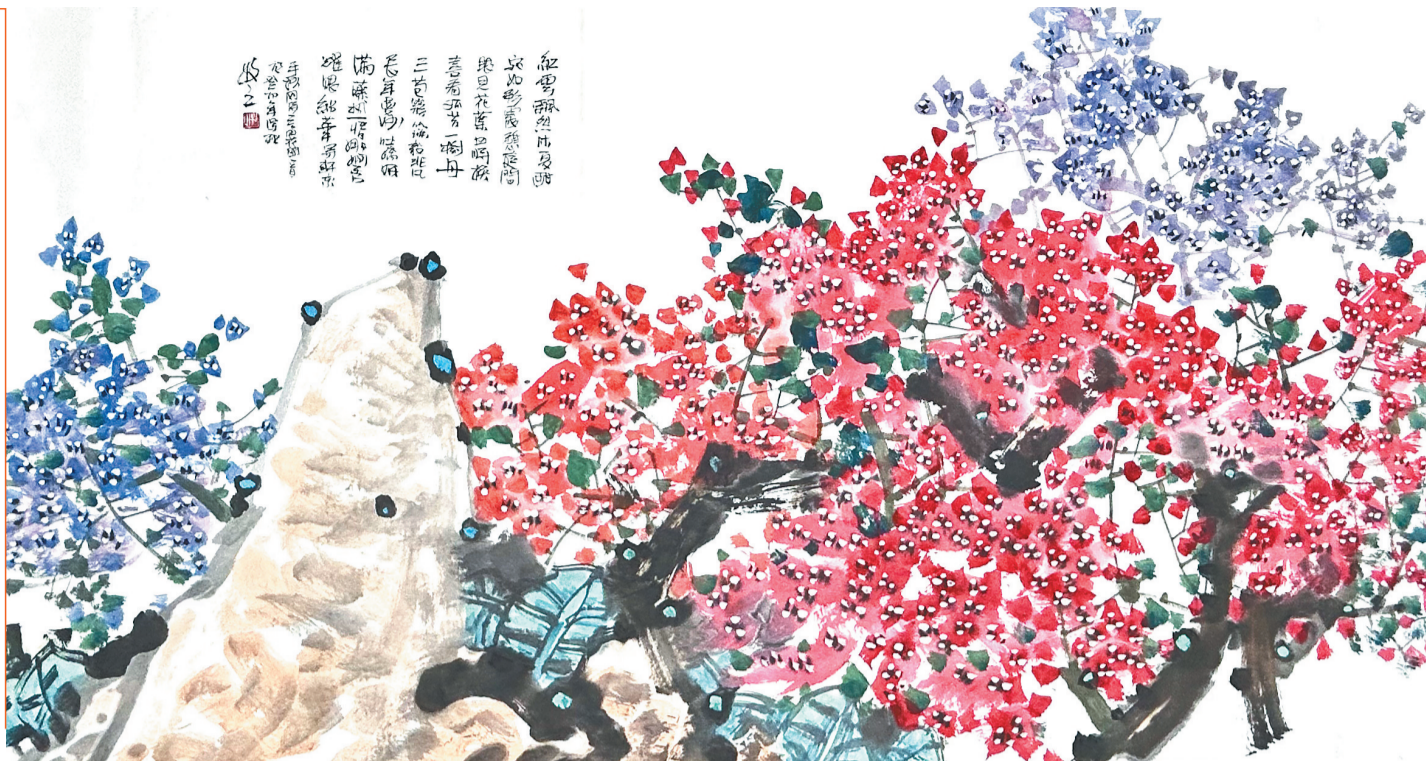


在海南，三角梅是最随处可见的风景。她很少被剪裁出齐整的树，或被有意修剪出齐整的姿态，而是随意得很，像是哪家的姑娘将长发随风一甩，便甩出了一道浓烈的飞瀑，风情婀娜得很。

在精致园林、城市公园，或在乡野村落、山脚湖畔，她繁盛艳丽，开得自在不羁，在阳光下肆意舞蹈，或红或紫，把轰轰烈烈的热闹映到人们的心里。

被看见、描绘和观照，是花朵的幸福。因一朵花激发热情、启迪灵感，收获缪斯，对画家而言亦是幸福。

画家牧之与三角梅之间，便有这样心照不宣的默契。他读花、品花，在艺术思索中反复焕新表达，笔下的三角梅或细腻或凝重、或淡然或成熟，以一种蓬勃洒脱的争艳的姿态，粲然绽放。



牧之三角梅画作《红云飘然沐夏酣》。受访者供图

悦花

如同三角梅的自在不羁，牧之的创作似乎从来都不拘小节，兴之所至，自由挥洒。

牧之的画室就在自家客厅，门一关，谁都没法打扰。客厅的一面墙上，常常挂着画纸，规格不一，有时大得占据大半面墙，有时却又小得像本翻开的书。

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，牧之站在画纸前，手边的桌子上堆放各色颜料，拿起画笔轻巧地蘸取色彩，在画纸上恣意挥洒。

挥洒出大片艳丽的色彩铺陈，点方戳角地画出大大小小的三角形图案，逐步加深细化，点拨花心……数笔间，昂扬向上的三角梅在宣纸上兀地盛开，一朵朵、一丛丛，含娇吐艳，满树繁花从他的笔端跳到了画纸上。

牧之画三角梅，用深深浅浅的颜料展现花朵的浓淡肌理。花绽放在雪白的纸面，勾连成满目绚烂，蛮横的生命力由每一笔画向外发散，很是潇洒。他钟情这些不羁的花朵，尤其喜欢挣脱了束缚的自由感。

不少人好奇，一位北方长大的画家，为何对扎根南方的三角梅了若指掌，情有独钟。只有牧之了然，他与三角梅的缘分，早有预兆。

20世纪80年代，尚在西安求学的牧之，偶然在一位北方画家的作品中，第一次看到三角梅的形象。

“当时，我们只听过三角梅的名字，对她完全的形象没有概念。”牧之回忆，在那个连照片都是黑白的年代里，画中三角梅烈火般艳丽张扬的色彩，印在了他的脑海。

2000年1月前后，牧之来到三亚采风。走近大东海边，满目的三角梅突如其来映入眼帘。那一幕色彩是那么鲜明、崭新——海水是泛出珠光的蔚蓝色，沙滩上还是荒芜的烟黄色，枝干是嶙峋的赭褐色，紫红色的三角梅随海风的律动翕动起来。

那一刻，记忆的锚点被激活。画作上的花朵，就这么率直了当地落入了眼帘。似有一层薄雾被火焰烧退，强烈、张扬的美来势汹汹，全新的感官体验令人不禁怦然心动。

心悅而好之。随后几天，牧之在三亚入迷地画三角梅，把随身携带的一盒朱红、大红、玫瑰红、紫红都用完以后，暂别了海南。

2002年，经高级人才引进，牧之来到海南大学艺术学院。在住处，他再次与三角梅相遇。

一纸繁花始盛开

画家牧之与三角梅之缘

海南日报记者 邓钰

读花

乍见之欢，久处亦怦然。再次重逢，牧之对三角梅的喜爱更甚，理解愈深。

海南大学也栽种了许多三角梅，她们闲散地盛开在校园每个角落，不谄媚，不霸道，却自有一番风流。

“当时，我常拿着自己的画稿和现实中的三角梅比对。”牧之细细思索，印象中的三角梅和生活中的三角梅，原来如此不同。

牧之探索三角梅的画法，“画形”是最初的阶段。“沿袭国画的经验和程式，最早更关注如何呈现花型。”在他落笔之初，考量更多的是如何尽可能地修饰花叶，从细节入手呈现花朵生长姿态。

传统工笔花鸟画的程式，着重于精工勾勒，分层渲染的技法体系。不同于牡丹、荷花等姿态娉婷，仪容万千，三角梅的创作困扰是形态过于一致、变化非常小。

笔法愈精细，却离牧之心里烂漫不羁、热情洋溢的三角梅愈发遥远。“在同一棵树上，花的姿态、颜色几乎很少变化，所以画起来很难解决细节雷同的问题。”他说，笔触越细，反倒显得花越发繁琐、温吞和纠结。

在描画这一主题上，牧之几乎没有可借鉴的经验。随处可见，三角梅寻常得让人忘了她的“舶来”身份。实际上，她起源于南美，扎根华夏仅百余载。这就意味着，在讲究程式语言的花鸟画领域，三角梅算个面孔陌生的“外来者”。

浓郁、震撼，但难以表现，牧之一遍遍“读”着三角梅，从形态、特性、生物特征各方面着手，苦思如何抓住这一意象。

从“画形”到“画意”这一过程中，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“概括”。牧之的三角梅并非全然写实，反而更符合人们感官中三角梅蓬勃烂漫的生命力。

“三角梅的颜色变化不大，甚至花、叶形状都很接近，必须加入一个其他因素来丰富对照，展现画面的冲击力，这便是颜色。”牧之说这个过程并不容易。

通常而言，花瓣的形态最能体现花朵的特征。但是牧之放弃具体刻画三角梅花瓣的形态，而是以没骨画法，用一处处色彩结构代替，让花朵的神韵从一处扩散至画面整体，分散观赏者的视线，让三角梅的每一处伸展、蜷缩、挥舞，都可以体现她的自由不羁。

懂花

破局在于色彩，最难表现的也在于色彩。

最初，牧之尝试用国画中的传统色彩，石青、石绿、赭石、朱磬、朱砂、曙红等来表现三角梅。然而，由于国画的色彩不算丰富，给三角梅的表达带来了诸多限制。

例如最初，牧之总是用一种紫红色的浓淡来表现三角梅，但总反映不出三角梅盛开满目时的艳丽和冲击力。

为了体现这种鲜艳的特点，牧之在颜色的使用当中作了大量的尝试，丙烯、丙烯、水彩、水粉……市面上几乎所有颜料都被试了一遍。数不清多少次试错后，他终于在画作中得到三角梅怒放时的浓郁色彩和蓬勃张力，更形成了自我的独特风格。

可以说，三角梅是牧之笔下隽永的客体，也是一方艺术思考、精神世界的投影。

在牧之看来，艺术若要深入人心，在社会上引领一定风潮，或者被人铭记，必须具备两个元素：一是原创性，作品必须要烙印着画家自身鲜明的符号；二是广泛的受众，让作品中鲜明的符号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和接受。

同理，三角梅便是属于牧之的鲜明符号，他也为了让更多人看到这个符号而不断努力。探索颇具成效，他的三角梅作品走过诸多地区、国家，大放异彩。

“三角梅的诸多性格跟我是相称的。”牧之身上热情洋溢和随遇而安的洒脱特质，总让人感受到人格与花格相互渗透，彼此寄托。

即使品读了二十余载，三角梅总能带给牧之新的感动。“去年年初，我在西安老家，看到地铁站旁有人卖三角梅，本以为只能在南方生长的花，竟能在北方严寒里开放。”看到这一幕，他会心微笑。■



牧之在三角梅花前写生。

海南日报记者 封烁 摄



牧之向记者展示他刚完成的一幅三角梅画作。

海南日报记者 封烁 摄